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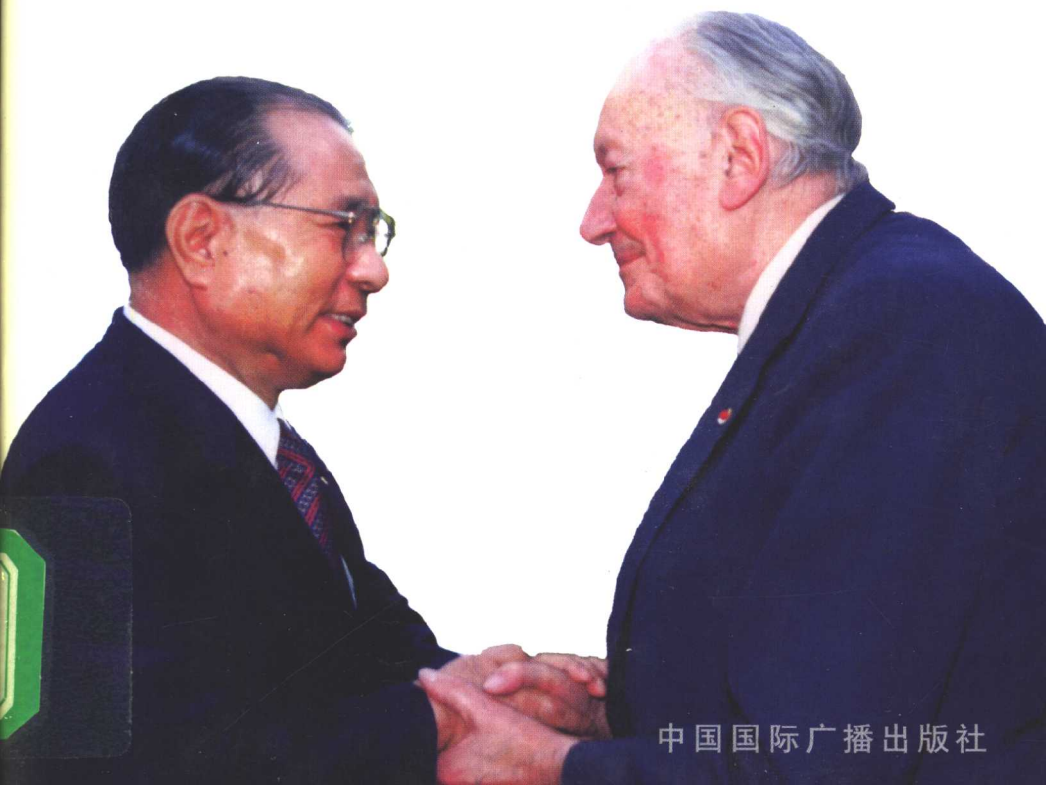
黑夜寻求黎明

(日) 池田大作

(法) 路奈·尤伊古

◎ 著

卞立强 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D731.369
2

池田大作
路奈·尤伊古

著

卞立强
译

黑夜寻求黎明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3-526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夜寻求黎明／（日）池田大作，（法）尤伊古著；卞立强译．美、宗教与人的再发现．—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10

ISBN 7-5078-2265-6

I. ①黑…②美… II. ①池…②尤…③卞… III. 社会科学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1442号

Original copyright by Daisaku Ikeda and Renc Hyugh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oka Cakkai, 2002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China International Radio Press

黑夜寻求黎明

著者	（日）池田大作 （法）路奈·尤伊古
译者	卞立强
责任编辑	王先豫
版式设计	周 迅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68036519 68053304（传真））
社 址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邮编：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楠竹文化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5千字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3年10月 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3年10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78-2256-6 / C·127
定 价	40.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池田大作与路奈·尤伊古亲切交谈



中文版《黑暗寻求黎明》前言

池田大作

本书是我和著名的美术史家、法兰西学院会员故路奈·尤伊古先生的对谈集。自它问世以来，已经过去快四分之一世纪了。当时我们面临新的世纪，探讨了笼罩全球的“黑暗”的各种问题，交谈了在何处寻求“黎明”的曙光。

遗憾的是，已经拉开帷幕的新世纪，又密布激烈动荡的乌云。不论是恐怖和战争这些直接的暴力，还是贫困和压迫这些结构性的暴力，不能不说 20 世纪遗留下来的负遗产的“黑暗”，仍然非常深沉。

在这样的状况中，不论黑暗多么深沉，最最重要是决不能悲观绝望，而要顽强地推进争取和平的努力。在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中，无疑最重要的仍然是建立和平。除此以外，人类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的出路。



我怀念地回想起我们对谈开始的时候，尤伊古先生曾把这次对谈起名为“精神的斗争”。这次对谈的意义都凝缩在这个题名里。

我们俩曾多次共同确认，人类本来就是不断追求精神飞翔的存在。人的尊严恐怕也就在于这种不断地争取精神的发展和提高。“悲观绝望”会导致对人的尊严的抛弃。

创造和平必须要有生活在现代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作出道德上的努力。为此也要求我们转换和树立一种可以称之为新的全球伦理的价值。

以前我一直与体现世界各种文明、文化的优秀的文化人和领导人开展“对话”。这也是由于我深信，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正是通向这种全球价值的转换的大道。

萨缪尔·汉金顿先生是以“文明的冲突”论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他这样论述各种文明之间交流的重要性说：“在多种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做法是抛弃普遍主义，容纳多样性，寻求共同性。”“和平与文明的前途，关系到世界上主要文明的政治、精神、知性的领导人如何理解和合作。”

我认为，在接触异质文明、文化时，重要的是对蕴育这种文明、文化的人类长期生活经营的积累，要怀有敬意，抱着肯定的态度加以容纳。我也是这么实践的。在那里，一定含有可以使我们自身的文化、世界观、价值观更新和丰富的，发出耀眼光芒的价值的宝石。真诚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作为一项发掘这种既有普遍性又有丰富特色的宝石矿脉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部对谈集就是西欧的一位伟大的美术史家和东方的一个佛法者共同争取作为“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的一种努力。



真正的艺术的力量会抵制精神的颓废，使得精神复苏，变得更加丰富。尤伊古先生在本书中就反复论述过，“美”的力量会使人的精神朝着极其神圣的高度无限地飞翔。

确实是这样。不论任何时代，艺术都是献给人的优美素质的赞歌，给人以真正变成人带来勇气 and 希望。而蕴藏在一切艺术根底中的这些因素，是和宗教本来的使命彼此互相高声共鸣的。这也是这次对谈之所以充满着深深的同感、共鸣的原因。

宗教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使人受到奴役和束缚，毋宁说是为了向人开示人的伟大、尊严、善性、智慧和美，使其获得发展。佛法的神髓也是促使人的内在力量无限地深化和飞翔，从而争取人的真正的解放。

尤伊古先生利用偏重“量”的追求这一概念，对物质至上主义及隐藏在其根底中的人的欲望的增大，发出强烈的警告；极力强调追求“质”的精神的飞翔的重要性。他的一言一语都宛如已故的尤伊古先生的遗言，至今仍在我的胸中轰鸣。

尤伊古先生指出的物质至上主义，今天通过全球性市场主义而带来的自我中心主义蔓延的形式，日益加深世纪的黑暗。地球环境的破坏，也同样不外是人的精神颓废的表现。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而不顾他人，对许多重大问题装作漠不关心而加以忽视——这种“漠视他人”可以说是地球上极其猖獗的最大的“现代病”。

在各个方面日益加深的全球一体化，会丧失“人类的脸面”，把民众的苦恼扩大到全世界。

我们的对谈如能在思考这些问题上，给读者启发某种视点，则将十分荣幸。



本对谈以前已出过六种语本。这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的将是第七种语本。这对我是莫大的光荣。我想尤伊古博士也会衷心感到高兴。

季羨林先生是贵国代表性的杰出的学者，被誉为“中国东方学的创始人”。他在和我的对谈集中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不论哪个国家，凡是爱国又爱和平的人民总是心心相通的。”这是一种简洁而最关紧要的争取和平的视点。

任何国家的民众都热爱、渴望和平。所以应当把民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看作是争取和平的最好的基础。民众争取和平的愿望，是使世界成为“一个”的最大的因素。

贵国是我国的文化大恩人。本书如能有助于巩固加强同贵国广大民众之间的精神桥梁，我将感到最大的喜悦。

21 世纪将是“亚洲太平洋的世纪”。特别是贵国的发展及其在东亚乃至全世界所起的作用，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是自不待言的。贵国的巨大发展也会促使日本新的觉醒，成为其成长的最大的刺激。

最后向愿意实现本书出版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总编辑吴绪彬先生、付出翻译辛劳的创价大学客座教授卞立强先生、欣然同意出版的尤伊古夫人及其家人弗朗索瓦·贝尔纳尔先生、库乃尔·埃奈鲁·丝白奴女士等有关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国际创价学会会长

池田大作

2003 年 5 月 3 日



序言（一）

路奈·尤伊古

人类面对像今天这样重大的问题，恐怕是空前未有过的。但我们的精神——如果精神是明晰的话——特别自 19 世纪以来，由于历史认识的发展，不仅逐渐控制了时间，把我们的时代置于继续了几千年的进步的中心，而且由于国际关系的扩大、信息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发展，精神已逐渐“思考世界的问题”。如波尔·摩朗（法国诗人、作家）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将其一部著作起名为《地球是统一的》。

人的集团在几千年期间都不想认识自己固有的欲望、习惯和信仰以外的东西，而且强制要求他人这么做，或者无视和排斥他人的欲望、习惯和信仰。甚至一些企图在许多国家中克服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将它们统一起来的宗教，不但互相否定，而且产生了新的冲突和斗争，变成了所谓的“圣战”。



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尖锐对立的时候，各个宗教的内部乃至各个宗派之间都处于相互仇视、倾轧的状态。

今天已经产生了较为普遍性的认识。一种超越政治斗争及国际的、经济的、军事的对立的共同的概念已经明确起来。这就是把我们所有的人联系起来、拉进共同命运的世界危机的概念。另一方面，把现在同过去的世纪作一对比，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这样的危机的概念在过去是根本没有前例的，我们理解到，我们地球上的居民的未来完全依存于这个概念。

重要的是掌握这个概念的全貌——即其性质、将会带来的后果、其产生的根源以及为了净化这个概念，概念要求人进行的改革等。另外，来自世界的两极的思想，如东方（也可以说是远东）和西方那样一直为根本不同的传统、文化和宗教所掩盖，有必要在客观的共同的努力中对这些思想进行比较对照。由池田大作先生主导着手的这次对话的设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池田先生曾经担任拥有6百万会员（欧洲5千人）的创价学会的会长，最近担任名誉会长。由此也可以了解，他是最普及的佛教思想的一种形式的领导人，关心现代世界各种问题、深刻的精神传统的继承人，同时也是承担这种传统的负责人。由于这些原因，他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苏联总理柯西金、中国总理周恩来以及联合国前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人进行了讨论。要把今天的各种新问题同过去及其精神产物作对比，可以说池田先生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适当的人选。他想到了要和最能代表欧洲思想的人们对话，将其整理为几本著作出版。于是最初出现的就是以“选择的生存（CHOOSE



LIFE，中文版题名为“展望二十一世纪”)”为题，收录了同英国综合历史大家汤因比的对话，成为汤因比的最后的著作，第一版于1976年出版。接着池田大作先生把目光转向法国。但由于安德烈·马尔罗的去世，对话录在法国的出版计划未能实现（日语的对话录已于1976年出版。）如果不是这样情况，我们俩共同进行的这一工作应该早就成为其中的一卷。接着意大利参加了这一论战。罗马俱乐部成为探求给包含着日益增大危险的现代文明的失衡带来良药的重要的核心。该俱乐部的会长贝恰先生和池田会长的会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这种失衡已经十分明显，所以在短短的数年之间，使得对文明的危机感四处蔓延，人们对此已有所认识，连欧洲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危机感。一个多世纪的期间，人们毫不犹豫地赞美科学的进步将会带来不断发展的神话，欧洲带头领唱基于这种乐观主义的胜利凯歌。可是，由于对现在的失望和对未来的恐惧所引起的不安，这种歌声已经愈来愈小，最后终于消失了。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听到预告这种危机到来的孤独的声音，但人们对待这种声音最初只抱怀疑的态度。可是，危机愈来愈明显，逐渐施展其淫威，首先发生了经济危机，继之是风俗和思想的颓废。总之，文明的危机——而且可能是文明本身的危机——已经到来了。于是涌现出一股完全相反的逆流代替了“进步”的浪潮，它散布怀疑和不安，尤其对走在时代前头的年轻的一代——因而也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年轻的一代——带来了打击。因而不得不承认在本世纪初还君临人们思想的一种明显的事实，已为与此根本不同的另一种事实所取代。而这一新的事实正袭击着整个世界。

以前各个大陆孤立在各自的传统与问题之中，定期举行的



一些大陆之间的接触，也只是停留在满足于表面的好奇心，或只是一种强者与弱者的对立的形式。接着欧洲由异国情调转向殖民主义。在今天，连过去最完美地维持了自己的各种学说、思考方法、信仰方式、生活方式和精神独立的民族，也纷纷掉进经济与近代技术共同体煮沸的巨大的锅中。他们最初想赶上欧洲及其分支美国，模仿其风俗，采取了合理的机械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通过这种模仿，满足了对“进步”的欲求，从而获得了外在的辉煌的利益，但正在付出深刻的代价。而且他们也陷进了同样的危机。

一个共同的体验把自己失去的东西的相对的价值告诉了他们。他们意识到越是满足自己的物质的实际的欲望，在他们的内部产生的空洞越大，过去由于精神生活的实践而支持着他们的一切事物都崩溃、坠落到这个洞中。这两种本质——物质与精神都迫使他们站在痛苦的而且是不可反悔的选择的面前。“危机”就是这样地超过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等的专门分析，好似舞台背后发生的不祥的嘈杂声和受到威胁而发生混乱的群众的呼救声。这个声音告发某种缺乏和不足。即缺乏发自内在深层的跃动、来自充沛的精神的源泉的跃动。很多专门的分析反而过低地评价这种现象的重要性，而且用极其特殊的观点、极其理论性的方法来说明这一现象。在这样的时刻，有必要恢复这一现象原有的广泛性及其普遍的真实性。我们在这里尝试的正是这一点。

不过，池田先生同希望作为对话对象的人们的多样性，可以把他的探求引向各个方向，从各个角度给紧紧抓住我们的心的危机问题投去了光明。这次对话当然给我的研究领域艺术特别重要的位置。这也许只是为了配合对话对象的专业领



域。但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意义。艺术由于其性质和作用，依存于由于我们的合理的、客观的并具有共同性的文明而最受到威胁的能力。而为了恢复暴露于危险之中的人的生活的平衡，有必要重新发现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直观、创造的想象力、感受性、广性或各个人的主观以及对质的知觉等。我们的对话中不断出现的艺术——即使没有明确地指出是艺术，会预防我们的分析迷入我们的时代很容易滑向的方向——即反映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的强制观念的道路。它很可能较容易地触及问题的核心。起码我是这么期待、甚至深信的。

这次对话有可能分散地转向各种主题。为了避免这一点，必须决定一定的方向，逐步地展开对话。因此最初的部分从确认世界日益陷进的“危机”出发，首先提出了表现在使我们的时代最苦恼的领域、即经济领域中的物质的重要性。但这一危机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是道德的危机——即内在的创伤。因而对话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观点探索了恶的根源。恶显然是文明在长时间遭受各种变动中的最后的变动时期开始的。

第三部分探讨了以下的问题：通过我们发生的变化是根据什么成立的？人性正在逐渐减少或部分突然脱离我们的本质可能性，这种变化将会给它带来什么样的修正？另外，应当使人恢复在危险中感到失去的平衡，这种拯救人的砝码应当放在何处？

第四、第五部分提出了挽救危机的办法。首先探讨了个人再教育的方法。但对话设想了可以而且应当从仅属于人的本质的可能性中得出的一切办法。这些可能性中的一个艺术，



另一个是宗教，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神圣”的概念。

在面对由危机而产生的问题时，应当禁止某一种理论的武断的态度。这种合理主义甚至本身就带有危机。我们应当很好地看清和批判这种危机。对话的有利条件是两种不同但朝着同一个方向的思想的汇合。说它是不同的思想，是因为它反映了彼此相隔极远的两种传统的结果，其差距相当于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与东方相隔的距离。它们虽然经历了根本不同的道路，但仍然面对着同一个结果，所以可以说具有共同的目的。而且这个结果的来源具有二元性，所以很重要。



序言（二）

池田大作

人类现在面临的危机，不是来自外部。打个比喻说，从地平线彼方刮来的龙卷风并没有直冲我们居住的房子，而是居住在家里的人们互相争权夺利，抢夺家具，掀下天花板，撬起地板，砍断柱子，简直就要把这个家毁掉。

不仅如此。由于利害的对立和感情上的齟齬，彼此互相憎恨，设法弄到杀死对方的武器，有些人已有了武器，其破坏力足以把这个家化为灰烬。在这个狭窄的、不结实的建筑物中，他们抱着烈性炸弹互相进行威胁，那样子只能说是发疯。

直截了当地说，我认为形成现代文明危机的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战争威胁等的实况就是这种样子。

要改善这种状态，显然需要做些什么。这个家的外面是荒漠的死的世界，所以想逃出去是没有意义的。要想在这个家



里和睦幸福地生活下去，只有每个人都从根本上改变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

不应当互相争权夺利，而是每个人都提供自己的劳力，使这个家住起来更舒服、更安全；不是互相憎恨，而应当是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我主要关心的是，宗教能为人的这种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转变做些什么。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由于其初期的精神的朝气，曾经把许多利害对立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共同体。尽管细小的纠纷仍然不断，但从大局来看，还是实现了用强勒的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共存的世界。

但是，把自己信奉的神看作是惟一绝对的思想，对景仰其他的神的人们则日益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神学也变得烦琐化，从而异端论争加剧，终于招致了以血还血的抗争。

当然，即使在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变成血腥的斗争的起因的时候，也有人没有忘记其本来的爱的精神，呼吁以神的爱来恢复和平。这一点我是了解的。

另一方面，我所信奉的佛教，教导对万物要慈悲，对其他信仰的人应当宽容；热心的佛教信仰者执政时，总是以和平为其特征。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佛教徒都是和平主义者，也确是事实。历史上也有过佛教的寺院里养僧兵，成为当权者的重大的威胁；在东南亚禁止杀生的佛教国家，至今还在互相残杀，这也是不可否定的。

所以，不能说信奉了某个宗教就解决了实现和平的一切问题。当然，宗教的教义内容本来就不同。由于其教义不同，



反映在社会的经营和人的生活方式中的情况当然也不一样。不过，与此同时，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其教义，怎样在人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中付诸实践。因为即使是同一个宗教的信仰者，既有好斗的人，也有坚持和平主义的人，会产生出多样性。

不过，全面来看，宗教的差异也是不可忽视的。从这种全面的观点来看时，佛教的和平主义的色彩还是出类拔萃的。至于这是由于什么原因，我在这次对话中谈了自己的看法，敬请尤伊古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正。

我所尊崇的日莲大圣人曾经深刻地思考过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探求过实现和平的关键。他读了佛教的所有经典，经过思索，结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错误的宗教的信仰是人类社会的战争等一切灾难的根源，最重要的关键是建立正确的宗教的信仰。

日莲大圣人的这一观点过去曾受到误解，认为这是一种武断的教义，企图把自己的宗教强加给当权者。不仅对日莲大圣人采取批判立场的人们这样批评，就是实行日莲大圣人的教义的人们也陷入了这样的误解。

可是，如果能冷静地阅读一下日莲大圣人的著作，这种误解是很明显的。树立正确的宗教的信仰，是在个人的心中树立，通过外在的权力主义的强制等是不可能树立的。日莲大圣人所争取的，无疑是通过个人的自由意志而建立的自觉的信仰。

所以，这既不是通过权力来排斥其他的宗教的信仰，更不是用武力来加以镇压。信仰始终是根据人们的自觉的选择来建立的。在这种思想的深处包含着一个事实，那就是日莲大